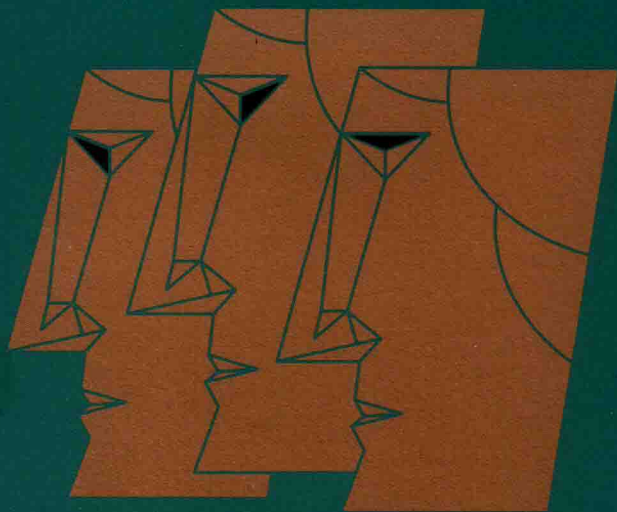


宽容

T O L E R A N C E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吴奕俊 / 陈丽丽——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宽容

Tolerance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吴奕俊 陈丽丽 /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宽容 / (美) 房龙著; 吴奕俊, 陈丽丽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5 (2016.12 重印)

ISBN 978-7-210-08409-9

I. ①宽… II. ①房… ②吴… ③陈… III. ①思想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4883 号

《宽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责任编辑 / 王华

出版发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0.25

字数 / 22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10-08409-9

定价 / 49.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6—2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 021-64386496 调换。

前言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882 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他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他曾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年轻时，房龙靠写书维持生计，他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写的《荷兰共和国的衰亡》虽然因为风格新颖而备受好评，但销量惨淡。然而，一位芝加哥的书评家却认为如果房龙接着写历史，将来畅销书排行榜上必有历史类图书的一席之地。

从 1913 年起，房龙笔耕不辍，他接连写了《文明的开端》《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和《宽容》等著作。他的作品先是在美国畅销，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畅销世界的经典。中国自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翻译出版房龙的著作。

房龙的作品基本上都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最本质的问题展开讨论，勇于揭示人类的无知与偏执。其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俗易懂，并赋予历史人物血肉和灵魂，普罗大众都能通过房龙的作品读懂历史。

《宽容》以独尊教权的欧洲对思想自由的倡导为主线，展示了人类社会为了追求思想自由的权利而经受的苦难，谱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

《宽容》于 1925 年出版。1940 年再版时，正是法西斯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面对大行其道的法西斯，房龙说：“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

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偏见与片面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歧视开始让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中世纪。”宽容不是纵容，房龙提倡宽容，意味着跟不宽容的法西斯势力毫不妥协地斗争。

房龙非常清楚一部《宽容》无法扭转乾坤。因为恐惧是不宽容的根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但他坚信人类完全战胜恐惧的那天一定会到来，所以他在书的最后一章写道：“宽容总有一天会大行其道……为了这一天，我们可能要等一万年，也可能要等十万年。但是，只要人类战胜自己的恐惧，这一天就不会遥远。”为了证明人类是有希望的，是可以战胜恐惧的，他从十三章开始用大量的篇幅勾勒出以伊拉斯谟、拉伯雷、索齐尼、蒙田、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宽容斗士的群像。房龙不是在简单地介绍历史，而是想通过历史来分析不宽容现象的根源。

总体来看，书中的不宽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人们固执地坚持陈旧的世界观而无法接受不同的事物。本书开篇的序言说的便是这种不宽容，作者用一篇开宗明义的寓言生动地描述了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具有超前思想的人往往会受到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继而成为旧世界的敌人。第二类不宽容是因为无知。无知的人面对未知的恐惧会建造城堡来保护自己，在城堡之中，这类无知的人因为恐惧而变得嗜血，同时又喜欢以上帝的子民自居。在宗教势力的控制下，大部分人从不怀疑这种思想的正确性。教权独裁者们建立裁判所，以神的名义去折磨他们所谓的敌人。教皇乌尔班二世以参加远征的人可以赦免罪孽而战死者可以升入天堂为诱惑，鼓励民众参加十字军。从此，教权统治下的欧洲

与阿拉伯世界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血腥战争。第三类不宽容是因为专制者只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自然就产生了失去利益的恐惧，从而导致了不宽容。

无论是哪一类不宽容，基本都是以某种神圣的名义垄断真理，扼杀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虽然人类文明发展到如今早已摆脱了宗教偏执的恐怖，但人们依然得忍受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宽容。无论是因为对新思想的忌惮而导致的不宽容，还是对未知的害怕而导致的不宽容，又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导致的不宽容，在房龙的笔下，都可以归结为恐惧。人正是因为无知而恐惧，因为恐惧而不宽容。在不宽容的笼罩下，无数人惨遭迫害，不管被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都源自恐惧。被迫害的凶残程度与施加迫害者的恐惧程度成正比。

在原始社会，人类是没有宽容可言的。因为人类每时每刻都要面对无法生存的恐惧，因此必须遵守上一辈传下来的“律法”以确保种族的延续并防止有人破坏“律法”。之后从希腊到罗马，宽容都是主流思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句谚语正是来自古罗马。在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合法后，随着基督教势力与日俱增占据绝对主流，西方的文化开始被基督教禁锢。教会之所以大权在握，是因为本来对下层人民布施的教会在罗马衰落时与世俗权力做了交易，而教会产生于相对无知的阶层，这一阶层认为自己的无知才是纯洁的信仰，只有杀掉异己，毁掉其他宗派的庙宇和典籍才能让上帝赐福于自己。因此，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无知和恐惧之中，社会也因此变得极不宽容。教会对科学和不同观点异常恐惧，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这一情况才得到缓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其他的异己仍然极不宽容。所以房龙说：“在

中世纪，出现了囚禁精神和心智的监狱，它无处不在。新教徒摧毁了旧的牢笼，他们用废墟中的材料建起了自己的监狱。”1517年后，各种教派的禁区越来越多，而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只能在不同禁区之间的“无人区”生存。

当我们面对扑朔迷离的世界而感到困惑时，翻开房龙的《宽容》，你会发现这部超前的著作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最后一章，作者阐释了“宽容”更广泛的意义，这种“宽容”不仅仅是东方传统意义上的宽容，更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要耐心公正地容忍”。

思想的束缚、嗜血的战争和种族的歧视等不宽容现象都在呼唤宽容，我们渴望和平的日子，但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并不能将宽容视为冷漠，宽容不是对邪恶的一味容忍和退让。在探讨宗教冲突的电影《天国王朝》中，主人公在诠释骑士精神时说的一段话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即使处于王权之下霸者之前，人，不可不问一己良知。当你站在上帝面前时，你不可推说迫于无奈，不可推说当时是权宜之计。很多事情推卸不得。”

房龙说：“凡是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信仰总是存在怀疑。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却又不会太绝对。”他相信，任何只顾自己而让他人走投无路的做法最终都会让当权者自取灭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时代的进步与繁荣总是伴随着宽松的气氛和宽容的精神。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但凡排斥宽容，不管它们曾经在历史上有多么辉煌，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要想真正地实现宽容，必须要遏制人们对新事物的恐惧。先贤思想的火花正是点燃人们心中良知的火种。《宽容》虽然是在回顾历史，但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当下与未来。唯有鉴古知今，跳出历史悲剧的循环，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吴奕俊

2016年2月于广州

序

在宁静祥和的“无知山谷”中，人类幸福地生活着。

“永恒山脉”向东西南北蜿蜒绵亘。

一条知识的小溪缓缓地流过深邃破败的溪谷。

它源自昔日的群山。

它消失于未来的沼泽。

这条小溪并不像大江大河一样波涛滚滚，但对于需求浅薄的村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晚上，村民们喂毕家畜，灌满了水桶，便满意地坐下来享受生活。

守旧的老人们被搀扶出阴凉的角落，他们在那儿度过了整个白天，对着古书里神秘莫测的内容沉思冥想。

他们向儿孙们说着奇怪的话，可是孩子们的心思却都放在从远方带来的漂亮卵石上面。

这些话往往含糊不清。

不过，它们是一千年前由一个被遗忘的民族写下的，因此很神圣。

因为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备受尊敬，敢否认祖先智慧的人会被所有的正人君子冷落。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

但恐惧总是伴随着人们。他们要是得不到园中果实中应得的那份，该怎么办呢？

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轻声讲述着关于那些敢于提问的男男女女情节模糊的故事。

后来他们走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另一些人曾试图攀上挡住太阳的高耸石墙。

但他们的累累白骨却留在了石崖脚下。

年复一年。

在宁静祥和的“无知山谷”中，人们幸福地生活着。

— ※ —

黑暗中爬出来一个人。

他双手指甲已经磨破。

他的脚上缠满了破布，长途跋涉时流出的鲜血已将布浸泡成了红色。

他跌跌撞撞地敲了最近一间小屋的门。

然后他昏了过去。借着颤动的烛光，他被抬上一张小床。

到了第二天早晨，全村都已经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周围，摇着头。他们一直都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结局。

对于敢于离开山脚的人而言，失败与屈服在等待着他们。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摇着头，悄悄地说着恶言恶语。

他们并不是天性残忍，但律法就是律法。这个人违背了守旧老人们的意愿，他犯了大错。

他的伤一好，就必须接受审判。

守旧老人们想宽大处理他。

他们想起了他母亲那双奇异而闪亮的眸子，也回忆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不过，律法就是律法，必须遵守。守旧老人们会执行到底。

— ※ —

他们把流浪者抬到集市，人们都毕恭毕敬，安静地站在周围。

流浪者由于饥渴，身体还很虚弱，守旧的老人们要求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

但他偏要说。

他背对着老人们，目光搜寻着不久以前还和他同道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我从群山的那边回来，我的双脚踏上了新鲜的泥土，我的双手接触到了其他的民族，我的双眼看到了各种奇景。

“小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早在创世之初，花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边界就已确定。

“当我问那边藏着什么，大家都在不停地摇头，要我噤声。可我偏要问，他们便把我带到岩石上，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留下的森森白骨。

“我喊着‘撒谎！上帝喜欢勇敢的人！’，这时守旧老人们走过来，对我读起圣书中的内容，他们解释说律法已经决定了天堂与人间中万物的命运。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野兽、花朵、果实和鱼群都属于我们，都听从我们的命令。但群山是上帝的，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去探寻群山那边的事物，直到世界末日。

“所以他们撒了谎，他们在欺骗。他们对我撒谎，就像对你们撒谎一样。

“那边的山中有牧场，草地同样肥沃，男男女女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城市都经过了千年的精心雕琢，宏伟壮丽。

“我已经找到了一条路，能通往更美好的家园。我已经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我会带领你们去那边。因为上帝不仅爱这里，他爱所有的地方。”

— ※ —

他停住了，人群里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

“亵渎！”守旧的老人们叫喊着：“这是在亵渎神灵！这是罪行！给他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了理智，竟然敢嘲笑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有余辜！”

他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他们杀死了这个人。

他的尸体被扔到了山崖脚下。杀一儆百，他们以此告诫所有质疑祖先智慧的人。

— ※ —

没过多久，一场大旱爆发。知识的小溪干涸，牲畜因为干渴死去，庄稼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荒肆虐。

不过，守旧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说这一切最后都会转危为安，因为那些最神圣的篇章里就是这样写的。

另外，他们自己只要一点食物就足够了。他们已经很老了。

— ※ —

凛冬降临。

村庄里变得人烟稀少。

超过半数的人因为缺衣少食已经死去。

活着的人的唯一希望在群山那边。

但是律法却说，“不行！”

必须遵守律法。

— ※ —

一天夜里，叛乱爆发。

绝望将勇气赋予了那些因为恐惧而沉默的人。

守旧老人们无力地反对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继续抱怨。他们诅咒子孙们忘恩负义。不过，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叫住车夫，强迫他把他们也带走。

向未知世界的逃亡开始了。

—※—

那个流浪者归乡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并非易事。

成千上万人死于饥渴后，人们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标。

之后的旅程轻松了一点。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边无际的乱石荒野中掘出了一条清晰的路。

这条路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向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他到底是对了！”他们说：“他对了，守旧的老人们错了……”

“他说了实话，守旧的老人们撒了谎……”

“他的尸骨还在山崖下腐烂，但守旧的老人们却坐在我们的车子里，吟唱着那些老掉牙的诗……”

“他救了我们，而我们杀了他……”

“我们对这件事很内疚。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然后，他们解下了马匹和牛群的套具，把奶牛和山羊赶进牧场。他

们给自己建起房屋，规划好自己的土地。从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又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 ※ —

几年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大厦作为智慧老人的住处，并尝试将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其中。

庄严肃穆的队伍回到如今荒无人烟的山谷。但当人们到达先驱者的遗骨所在地时，遗骨却不知所踪。

饥饿的豺狼早已把尸首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于是，人们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在那儿已成了一条大道）放了一块小石头，石头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最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发起挑战的人的名字。是他引导人民走进了新的自由。

石头上还写明了它是由感激不尽的后人所立。

— ※ —

这类事情过去有，现在有，但我们希望将来不再重演。

目录

contents

序 / 01

第一章 / 无知的暴虐	001
第二章 / 希腊人	010
第三章 / 禁锢的开始	041
第四章 / 诸神之黄昏	051
第五章 / 禁锢	069
第六章 / 生活的纯洁	077
第七章 / 宗教法庭	087
第八章 / 求知的人	101
第九章 / 向书籍开战	112
第十章 / 关于一般历史书，尤其是本书	118
第十一章 / 文艺复兴	122
第十二章 / 宗教改革	129
第十三章 / 伊拉斯谟	140
第十四章 / 拉伯雷	153
第十五章 / 换掉旧招牌的新招牌	162
第十六章 / 再洗礼派教徒	180

第十七章 / 索齐尼一家	188
第十八章 / 蒙田	197
第十九章 / 阿米尼乌斯	202
第二十章 / 布鲁诺	211
第二十一章 / 斯宾诺莎	216
第二十二章 / 新天国	228
第二十三章 / 太阳王	239
第二十四章 / 腓特烈大帝	243
第二十五章 / 伏尔泰	246
第二十六章 / 百科全书	264
第二十七章 / 革命的不宽容	271
第二十八章 / 莱辛	280
第二十九章 / 托马斯·潘恩	291
第三十章 / 过去一百年	296